

一 家 人 的 长 征

■章熙建



记 忆

在湖南省张家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我久久凝视那幅《一家八口同长征》油画,一个声音在耳边仿佛破空而来——“我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

岁月如梭,90年过去了,那举家长征的铿锵脚步声,仍回响在天地间。

—

1935年11月19日,红2、红6军团主力分别在桑植刘家坪干田坝和瑞塔铺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会后,红2军团第5师第14团的一名班长侯清芝,与7位家人聚到一起。他们并非依依惜别,而是在出征前相互勉励。

他们是侯清芝的叔父侯昌贵(又名侯贵臣)、父亲侯昌仟(又名侯德成)、母亲殷成福、二弟侯清平、小妹侯么妹、幼弟侯宗元以及妻子刘大海。全家男女老少一同踏上长征路,这在红军队伍中实属罕见。

侯清芝,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澧水村。1922年冬,恶霸地主觊觎他家的宅基地,竟强行霸走年仅4岁的二弟侯清平。侯家被迫以地赔人,从此流离失所。年仅10岁的侯清芝被迫到军阀连长家放牛为生,3个年幼的弟妹更相继染病夭折。

1934年秋,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2、红6军团挥师湘西。红军攻克大庸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侯清芝家不仅拿回了被地主强占的房屋,还分得12亩水田。侯昌仟喜不自禁,连念叨:“跟着红军就能过上好日子!”

当时,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发出“工农武装上前线”号召,根据地掀起扩红热潮。仅大庸县就有3000余名青壮年踊跃入伍当红军。

侯昌贵早年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后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侯昌贵被派到大庸县东坪区赤卫大队担任大队长。受到他的影响,侯清芝、侯清平两兄弟也在扩红热潮中参加了红军。侯清芝因学过木工、篾匠手艺,被分到红2军团工兵连当班长。15岁的侯清平被编到红2军团当战士,后担任警卫班班长。

1934年冬,国民党军趁苏区初创,迅速集中11个师又4个旅,约11万人的兵力,分6个纵队,采取分进合击、攻堵结合战法,组织对苏区的“围剿”。红2、红6军团采取运动战伺机歼敌。侯清芝发挥自己的手艺特长,带领战士们伐树木、砍毛竹,多次架设浮桥和云梯。1935年3月,部队到达湖南桑植洪家桥,侯清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弹药匮乏,侯清芝带领全班战士就地取材,制造马尾手榴弹和土制硫磺弹。4月中旬,红军发起陈家河桃子溪战斗,这些土制炸弹派上了大用场。

8月,红2、红6军团转向外线作



感 念

中国的名山,多因天然造化称奇,或以名人行迹著世。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因一簇星火,成为“中国革命摇篮”。

星火红遍井冈山,穿越时空,光耀神州。初夏时节,我走进井冈山。那夜入住茨坪,道路两侧,是霓虹灯映照的红旗、军号、火炬雕塑和红色标语。小城沉浸在浓浓的红色气韵里。白天,所到之处耳畔总萦绕着那曲悠远绵长的红色歌谣。“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一曲《映山红》,声声婉转,诉说着这片热土上沉甸甸的血色过往和真情追忆,让我心生感动。

伫立在8.1米高的《胜利的号角》雕塑前,我仿佛听到急促嘹亮的冲锋号声。革命历史烽烟扑面而来:红旗、红星、红袖章、红缨枪、红歌、红标语,还有鲜艳盛开的红杜鹃……这一抹抹浸透山河的红,分明是先烈血管和胸膛喷涌出的滚烫赤诚,是永不熄灭的星火。

井冈山绵延险峻,森林茂密,山路崎岖。世代栖居山间的百姓,长期遭受地主豪绅、军阀、土匪的多重盘剥与压迫,苛税繁重、民不聊生,在无尽苦难中苦苦煎熬。正因受尽磨难,这里的群众最懂黑暗苦,最知太阳暖,心志如磐,坚定拥护支持红军和革命。

行走在井冈山的阡陌山道上,轻抚山石草木,一段段坎坷艰辛的峥嵘革命岁月,缓缓铺展眼前。1927年,时局动荡、前路茫茫,毛泽东同志带领工农革

战。时任大庸县东北市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的侯昌仟,毅然带着4位亲人来到红军家属连,承担筹粮、养马等后勤工作。当时,国民党军疯狂进行军事、经济封锁,许多村庄十室九空,红军的粮食和药品补给陷入极端困难。侯昌仟主动请缨参加筹粮队,带领战士们翻山入寨,宣传红军主张,筹集粮食。

11月,红2、红6军团长征前,动员军中的妇女儿童留下,但侯昌仟坚决地说:“没有红军,就没有我们一家。如今大敌当前,我们死也要和红军在一起!”

时年7岁的侯宗元仰头喊道:“我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在场的首长深受感动,批准他们全家参加长征,还发给一匹马供侯宗元骑用和驮运物资。

誓师大会当晚,红2、红6军团17000多人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告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艰苦征程。

二

长征路途艰险异常,困难重重。行军途中,侯清芝一家人偶尔相遇,总不忘传递侯昌仟的叮嘱:“万一谁掉了队,还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找到队伍!”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挺进贵州、云南地区。在乌江支流,侯清芝带领战士抢建竹筏浮桥,开辟渡河通道;在云南境内,他们架设简易吊桥,保障辐重队安全通过深谷。军团授予他“突击先锋”称号。

6月初,进入滇川藏交界地区的红2、红6军团,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雪山。时任红2军团收容队担架连连长的侯昌贵伤势未愈,却坚持不肯坐担架,带头抬运伤员。不料,在翻越险峻的雪山垭口时,狂风暴雨骤然而至,侯昌贵被卷落雪坡,坠入冰窟,成为侯家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第一个人。

为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2、红6军团进行了便水战斗、乌蒙山回旋战、宣威虎头山之战等多场战斗。众多红军官兵血洒征途,侯清芝的几位家人亦未能幸免。

1936年5月,红2、红6军团进入川西。一日行军途中,侯清芝意外遇见妻子刘大海。

刘大海是红军中的宣传员,长征出发时已怀有身孕。然而,她与常人一样跋山涉水。部队宿营时,她不顾疲劳带领姐妹为官兵演唱,鼓舞士气;翻越大山时,她唱山歌为战友鼓励。

此时,已担任排长的侯清芝正带领全排战士赶往前方执行任务。他将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和一袋干粮留给妻子,嘱其寻找农户寄居。临时时,他从怀中掏出一块布片交给刘大海,上面写着“湖南大庸六斗溪侯德明”。他匆匆叮嘱道:“一定要把孩子平安生下来,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

此刻的侯清芝未曾料到,这含泪的离别竟是永诀。

1936年7月2日,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7月5日,中革

军委电令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所属红2、红6军团的建制不变。从7月初起,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这年9月,红2军团第6师奉命在成县五龙山阻击敌军。激战中,侯清芝目睹了侯么妹的壮烈牺牲——

当时,敌人出动飞机大炮,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侯么妹冒着炮火冲到前沿抢救伤员。她看到阵地侧面弹坑里有3个浑身是血的战士,立即跳出战壕,要为他们包扎。就在这时,一颗炮弹在她身边炸响。

侯清芝时任连长,他的连队正在正面阵地上阻击敌人进攻。目睹惨景,他快速冲了过去。弹坑中的一幕,令他悲痛欲绝:妹妹倒在弹坑边沿,头部和胸前鲜血如注,右手紧攥着一卷染血的绷带,脸上还挂着倔强的神情。

长征出发不久,本在家属队的侯么妹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很快练就了过硬的火线救护本领。尽管身材瘦小,战斗中她却总是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地救护伤员。没想到距离胜利仅一步之遥,她14岁的生命,绽放成了不朽之花。

叔父与妹妹相继牺牲,让侯清芝愈发牵挂和担忧家人们的安危。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时,他的母亲殷成福正处在孤苦无助的颠沛流离之中。

1936年6月,红2军团进入川西甘孜白玉境内。一天傍晚,侯清芝的母亲殷成福在行军中走错了路,摔下10多米深的天坑,第二天早晨才被一位砍柴的农民救出。她在老乡家住了几夭,不等腿上的伤痊愈,就拄着棍子上路追赶队伍。

没有路标,没人指路,殷成福咬紧牙关往北走。她不识字,且身无分文,只能沿途乞讨、打听;走错了路,就转头重来。历经数月艰辛跋涉,这年12月,殷成福孤身一人从四川经甘肃到陕西,终于在富平县庄里镇找到红军队伍。战士们看到衣衫褴褛的殷成福意外归来,无不落泪,拥着她连声喊着“红军妈妈”。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当初的八口之家,胜利相聚时只有侯清芝、侯清平和他们的母亲殷成福3个人。他们紧紧抱在一起,一句话也说不出。

三

长征胜利后,侯清芝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次负伤立功。1950年,侯清芝随部队南下回到故乡湖南大庸,担任县武装大队大队长。

1961年的一天,垂暮之年的殷成福听到有人叩门。她打开门,竟是小儿子侯宗元。那一刻,母子俩相拥而泣。

侯清芝听了小弟的讲述才知道,父亲侯昌仟已于25年前牺牲。得知当时自己就在那里,却与身负重伤的父亲擦肩而过,侯清芝不禁泪流满面。

原来,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奉命从成徽两康地区向渭河北转移,途中在礼县龙池湾、罗家堡一带,与国民党

井 冈 星 火 红

■厉彦林

作:“同志们别怕,我是王尔琢,你们是被骗的,我来接大家回家!”他赤诚的话语安抚了被欺骗蒙蔽的官兵,两个连又回到了革命队伍中。而王尔琢却遭叛徒袁崇全开枪射击,英勇牺牲,年仅25岁。毛泽东评价这位爱将:“尔琢用自己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如果说王尔琢是用生命守护了井冈山,那曾志便是用一生的牵挂与执念,守护了井冈的温度与初心。

曾志是从井冈山走出的革命战士,一直心系井冈。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战事吃紧、军情危急,怀有身孕的曾志,和军民一同修工事、削竹钉、救伤员,从未退缩。

曾志此后半生,穿过枪林弹雨,历经世事沉浮,身居高位却朴素清贫、淡泊名利,始终牵挂着井冈山。晚年,她反复叮嘱后人,死后不立墓碑,只求将骨灰归葬井冈山,长眠于小井红军烈士墓旁。我看见她墓后的桂花树长得沉静且茁壮,像她跨越一生的守望,守着她的井冈情,望她心念的景。在江西干部学院,我拜访了曾志的孙子石草龙。他说:“我小时候有过不理解、甚至埋怨。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奶奶。”

更让我震惊的是,在井冈山2年4

军第3军主力激战。侯清芝时任红16师前卫营连长,在营连干部大部分牺牲、自身多处负伤的情况下,他率部奋勇突围,赶到渭河南岸构筑阵地,为主力渡河抢占先机。

就在距离他带领连队战斗的位置两公里处,父亲侯昌仟腹部中弹负伤。部队转移前,将侯昌仟与随行的幼子侯宗元托付给当地贫苦农民何天颂。半个多月后,侯昌仟因伤重牺牲。膝下无子的何天颂夫妇将侯宗元收为养子,改名何九生。

1949年,当过“红小鬼”的何九生在甘肃第二次入伍。报名时,养父何天颂执意让他填写本名“侯宗元”。侯宗元1954年在部队入党。1961年,组织了解到其家庭特殊情况后,批准其复员返乡。

至此,侯家八口参加长征,已知3人牺牲,4人战后团聚,唯有刘大海下落不明。侯清芝心中悲戚,想到革命征程上更多家庭的巨大牺牲,他又感叹自己一家已属万幸。后来,他多次请组织家访、托战友打听,始终未得到刘大海的消息。1987年,侯清芝逝世,临终仍抱憾嘱托家人:找到刘大海与未曾谋面的孩子。

岁月流转。2004年的一天,退休在家的侯宗元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红军后代侯德明的儿媳阿尔基,通过电视台牵线获得号码,正帮公公寻找湖南大庸的亲人。

“侯德明”——这个令他们一家人魂牵梦绕的名字,突然从一个陌生人口中说出,侯宗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简短交流后,他确信电话中所说的侯德明,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亲人。随即,一家人赶往阿尔基所说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认亲。

2005年4月,侯德明带着子孙,从川西高原来到湖南张家界。陪同的红原县政府工作人员,综合多方线索,梳理出侯德明生母刘大海当年流落藏区的大致经过。

1936年5月,刘大海与侯清芝分别后,在当地百姓家休养几天,又继续北行。当时,路上已看不到一个红军,刘大海独自拄着棍子,走到川西阿坝藏区的桑里部落(今瓦切镇)。当地藏传佛教寺院喇嘛格西阿谷家收留了她。不久,刘大海产下一男婴,格西阿谷为其取名“洛尔吾”(藏语意为“宝贝”)。因其特殊身世,当地牧民亲切称他“甲洛尔吾”(“汉族的宝贝”)。

洛尔吾(侯德明)自懂事起,格西阿谷就对他说道:“你是汉族人,是红军留下的孩子。”格西阿谷告诉他:他出生不久,母亲就离开他去追寻红军,从此杳无音信,推测可能在过草地时牺牲。洛尔吾记得,母亲留下一块包在襁褓中的汉字布片。格西阿谷老爹多次对他说,这是他的汉语名字和“另一个家”的凭证。

回到父亲故乡的洛尔吾(侯德明)已是白发老者。他跪拜在父亲墓前,喃喃说道:“妈妈让我长大后一定要找到红军,找到家。现在我找到家了。我还要回到高原去,陪伴在那里的妈妈……”



文学 作品

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里,4.8万英雄儿女慷慨献身,仅15744人留下了姓名。抚摸冷凉的碑石,一个个看过去,没有籍贯和照片,只有镌刻满墙的名字。历史深处,更多烈士没留下姓名,不知忠骨在何处。我心头一阵战栗,泪水模糊了视线。

白色恐怖弥漫的岁月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茨坪村110余人遇害。小井红军医院百余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遭机枪扫射。大小五井120多户人家,69户被关门。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让革命摇篮浸透血泪。面对失败、悲观、彷徨、逃离与叛变,播火者信仰更坚定,意志更不屈。

世人赞叹井冈杜鹃的红,浓烈醉心。井冈山湿润多雾的独特气候、肥沃微酸的土壤,滋养出花色纯正、红得热烈的杜鹃花。这份浑然天成的赤红,正呼应着这片土地的热血底色,是牺牲、坚守与星火不灭的象征。

从井冈山到瑞金、遵义、延安……红军走过万水千山的壮阔征程,红杜鹃灼灼绽放。井冈山,这中华版图上跃动不息的星火红,以其炽烈燃烧之姿,深深熔铸进党的历史、人民军队的血脉灵魂、民族的精神与人民的心中。



火红的云霞装饰着黎明前的天幕
戈壁深处,大地静穆
连绵的沙漠显示着弹体的剪影
此时,沉默的号手把指纹嵌入深山
他们的眼睛平静如水却又满含着光
只待那一声号令
这是献给时间的契约
是六十个春秋磨砺的一柄长剑
沉吟至今

火箭军,这个名字闪耀熊熊烈焰
关于第二炮兵的传说
是一段筚路蓝缕的叙事
南昌城头的火光,辉映呼啸的弹道
漫漫长征路,氤氲不散的硝烟
延河水边,真理经受打磨
西柏坡月色浸透过的作战地图
隐喻目标分析和发射的数据包
和平,需要另一种钢铁的语法
于是我们潜入地下长城
让火焰在波涌云诡之下
保持坚立的尊严

先辈们,拨开1921的迷雾
划动一艘红船,黎明时刻启航
一路荆棘,地火天光
百年漫漫航程,红船划成了巨轮
前赴后继的水手身手不凡
火箭军号手,亦是百年巨轮的水手
划过惊涛骇浪
划出砥柱中流的东方传说
号手们,擎起鲜红的党旗
成为年轮中惹眼的风景

号手就位,执掌长剑
铁流滚滚隐身于崇山峻岭
不是火箭兵不喜欢沃野千里的平原
是深山大漠更适于孕育暴风雷霆
深藏利刃,也深怀着忠诚
有人在计算射程与当量
却计量不出晨露中有多少守望的身影
六十年的月光,静静守望
铸就六十年枕戈待旦的初心与使命
万千官兵默如雷
若层过滤了所有杂音

西部边陲的哨所飘着雪
南海的浪花拍打着礁石
高原正缓缓撕开氧气稀薄的帷幕
我们与大山交换着脉搏
地壳深处,岩浆奔涌如初
那是大地心脏跳动的节律
有的战士把名字刻在岗位上
像铸剑师在刃口留下暗记
有人把请战书的纸页叠进战袍
让按下点火按钮的手指传递誓言
母亲的白发飘成了嘉奖
孩子的乳牙换成了勋章
我们依然守着一分一秒倒计时的寂静
任青春在大山的怀抱里结晶

东风夜放花千树
钢铁的经络里奔流着红色基因
当发射井盖如一朵睡莲诗意般盛开
升起何止是雷霆万钧
新时代的长城蜿蜒
在岩石与火焰的接缝处
我们是沉默的界碑
用忠诚锻造标准部件
加密的坐标里

长 剑 淬 锋

■丁小炜

每个部件都跃动着
传递着永不熄灭的忠诚
军史馆里,第一代操作手册
泛黄纸页上,老班长画下几个惊叹号
如今,“东风快递”再添新箭簇
六十年,不变的是坚守与忠诚
我们依然在模拟器上
千万次重复那个动作
把“号手就位”喊成经典

新四军某连参加金牛山反袭击战
穿草鞋夜间奔袭三十里,屡建奇功
他们的传人成了火箭军某发射连
铁脚板精神传递到了发射架下
忠诚,是最精密的制导
是所有发射口令的密钥
诞生于戈壁荒原的战略力量
从单一型号到核常兼备、全域慑战
这是真正的跨越式发展
我们不是为了炫耀烈火的升腾
而是为给和平筑牢一道安穩的防线
为祖国大地上的每个梦
都有一个安穩的枕头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哲学
用六十年写下十个命题
长剑剑柄,必须握在忠诚的手掌里

执行发射任务的一级军士长赵静
总是随身携带两个哨子,他说
不同型号的哨子发出的声音不一样
但这哨音都是忠诚的指令
2024年9月25日,终于迎来高光时刻
他们分秒不差完成重要发射任务
举世皆震惊
当历史的聚光灯扫过
照见的不仅是钢铁方阵
更是每双眼睛里渴望的星辰
和每道掌纹刻着的誓言
一个姓名中有“锋”字的高考学子
坚定报考火箭军工程大学
他说,我的名字注定与这支军队有缘
一代一代火箭军官兵
从城市 and 乡村向大漠集结
他们宁愿走向苍凉与孤寂
只为迎接心中的光荣与梦想

军旗跟着党旗走
闯过了千山关隘与万水激流
因为人民军队的存在
那些被取消的战争和警报
才是真正的弹着点
射程尽处,鸽群飞舞,鲜花盛开



高松铁骨永长春(中国画)

宋文治作

长 征

第 6734 期

